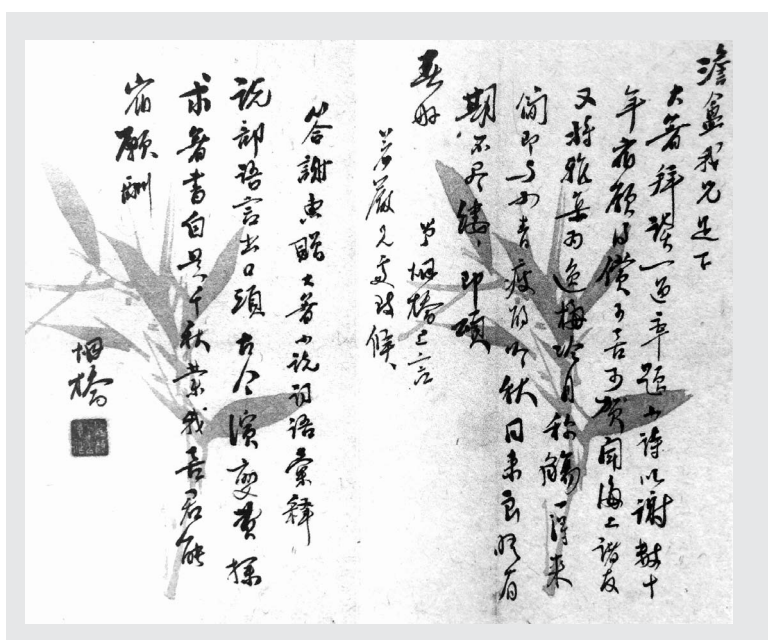


# 著书自是千秋业

## ——范烟桥致陆澹庵



自古以来,文人的著书立说,乃是千秋功业。讲究质量的“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;注重数量的则“奋笔不止,著作等身”;当然最好的,既有质量又有数量,那就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了。五十年代时期,陈寅恪先生因自己的书稿迟迟无法出版,而对前来探望的胡乔木抱怨“盖棺有日,出版无期”,可见文人是如何看重自己的著述?不过以前对文字的出版印行非常谨慎,五六十年代更是比登天还难,史学大师的著作尚且如此,更遑论其他的一般作者。所以著书的“千秋功业”也是相对于过去而言,现在是“盖棺有日,出版无度”,出书成了家常便饭,只是文人(也不仅限于文人了)的一种消遣而已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有“江南才子”之称的范烟桥,其名字在文艺界应该不会太陌生。我只须说出两首由他填词的歌名,就无人不晓,如三四十年代由周璇演唱而风靡至今的《夜上海》,说它妇孺皆知也并不夸张;还有《月圆花好》,那开首一句“浮云散,明月照人来……”,谁还会说从没见过呢?当然,范烟桥也并不是一位专写歌词的,他多才多艺,小说、诗词、电影、弹词乃至猜谜等,无所不擅。还兼习书画,工花草,写个扇面册页皆不在话下。范烟桥在晚年写下一篇万余字的《驹光留影录》,类似于自订年谱,从中我们可以了解,他出生于吴江同里的书香世家,父亲樊忱公在他七岁那年乡试中举,应该说,也非一般的读书人了。儿时的范烟桥其实并不爱读书,父亲读课时他经常逃课,至十三四岁始开笔作文,多也文理不通,史如涂鸭。后从清末民初的国学名师金松岑学史小说,才思路渐通,终得文章奥窍。

范烟桥曾于苏州的草桥中学肄业,这所学校的文艺风气特浓,出了好多名家,如顾颉刚、叶圣陶、吴湖帆、江小鹁、蒋吟秋、郑逸梅等,都先后就读于该校。后来范烟桥也走上了舞文弄墨之路,与学校的影响和个人的趣味取向自然也不无关系。范烟桥原名范镛,字味韶,因为喜欢南宋姜夔的那首《过垂虹桥》中的名句:“曲终过尽松陵路,回首烟波第四桥”,故而自号“烟桥”——一个别有意味的名字。垂虹桥就在他的故乡吴江,而且姜夔这首小词的最后一句,别本多作“回首烟波十四桥”,但经范烟桥的考证,“十四桥”乃“第四桥”之误也。垂虹以南第四桥,即甘泉桥,因旧时桥下有泉,泉水清激甘冽而得名。昔人有“松江第四桥,风雨不可过”、“第四桥下水风恶”,此正说明第四桥下水波浩淼,恰与姜夔的“回首烟波”相合。

对于在文史上的推闡考据,范烟桥素有专长。他平时以读历代的稗史札记为乐,以前自己编报或应朋友所编的杂志写稿,其对文史掌故、乡土风物等题材也尤喜涉笔,先后辑成并出版的就有《中国小说史》《齐东新语》《吴江乡土志》《三十年文坛交游录》《鸥夷室杂录》《茶烟歇》等。这篇考证“第四桥”的小文就收录在作者三十年代出版的《茶烟歇》中,此书所集皆为二三百字的短文,土林旧事,文坛笔记,娓娓而叙,言简意赅。作者于卷首写道:“酒力醒,茶烟歇,卅年闻见从头说……”意即此为茶余饭后之轻松谈本也。

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,上海滩大报小刊丰富喧腾,电影戏曲空前繁荣,范烟桥也算是沪上一枝健笔,教书编报之余,就忙着写连载小说,改编电影故事,以诗词长短句的平仄写唱词等等,而且由范烟桥改编的好几部电影剧本都反响较好,如《西厢记》《秦淮世家》《三笑》等,那部《秦淮世家》剧本经张石川导演上映后,居然轰动一时,卖座率超好,使得本来濒于倒闭的金星影业公

司一下子又咸鱼翻身,重新站稳了脚跟。

那时上海滩的文人众多,以五四新文学风格著称的是鲁迅、郁达夫、茅盾、巴金一路,而以才子佳人旧小说的则如包天笑、严独鹤、平襟亚、程小青、周瘦鹃等,也就是被调侃为“鸳鸯蝴蝶派”文人,范烟桥、陆澹庵自然也被视为这一“派”。虽说新旧文人也并非“水火”,他们互相之间也有交接,但或许真是趣味相投之故,如新文学派和“鸳鸯派”更多的还是各玩各的朋友圈。譬如上述的这些“鸳鸯派”文人,就经常在一起诗书往还、声气相通。我在陆康先生主编的《澹庵藏札》一书中,就读到许多当年文人间的交游故事,如下即是范烟桥写给陆澹庵的一通短札——

澹庵我兄足下:

大著拜读一过,率题小诗以谢。数十年宿愿得偿,可喜可贺。闻海上诸友又将雅集,为逸梅冷月称觞。一得来简,即与小青、瘦鹃、吟秋同来,良晤有期,不尽缕缕。即颂

春好!

弟烟桥上言

若严兄处致候

答谢惠赠大著《小说词语汇释》  
说部语言出口头,古今演变费探求。  
著书自是千秋业,我喜君能宿愿酬。

烟桥

范烟桥的书法颇具文人气息,落笔洒脱而含有娟秀意。虽然他谦虚地称自己读书很晚开窍,作书也是涂鸦而不成字,但生在他这样的书香人家,自己又是从事传统国学的旧式文人,幼承庭训,笔墨上的磨练与熏陶必不可少,这一页尺牍书法,无论形制章法还是线条文字,皆非寻常俗手所能为。世人评其“工行草”,所言应不虛也。

这封信未署年款,好在陆康先生随笺还附有信封,从信封的邮戳上可辨是写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三日前。内容为好友陆澹庵以新著《小说词语汇释》寄赠,他收到后复函表示感谢和祝贺,并题小诗一首以答谢。陆澹庵先生也是沪上著名文人,早年以写通俗小说和弹词风靡一时,后又喜研究金石碑版、小说戏曲,编著出版了《汉碑考》《古剧备检》《水浒研究》等多种学术专著。这部《小

说词语汇释》属词典类的工具书,收录小说中各种俗言词语八千余条,皇皇近三十万言,是澹庵先生以一己之力,探微索幽,殚心竭虑而成。虽说此书澹庵仅用了六七年的时间,但他在年轻时就存此理想,故每在阅读小说过程中遇到费解的方言、江湖俚语,皆随手摘录,随时求解,久而久之,积累甚多,晚年成书后终于由中华书局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出版,所以范烟桥的诗中才有“著书自是千秋业,我喜君能宿愿酬”之句。《小说词语汇释》出版后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,后还被著名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列为“有关的专题研究和有价值的参考文献”。

此信虽仅寥寥数语,但还透露了一条信息不可忽略。即“海上诸友又将雅集,为逸梅、冷月称觞”,同时也邀请苏州的文友一起来参加。范烟桥获邀后,非常期待,立即与程小青、周瘦鹃、蒋吟秋商量,预备联袂同来。其时,他们这批当年叱咤海上文坛的好友,都已步入晚年,虽分属沪苏两地,好在相距不远,故也时有互动。信末问候的“若严兄”,乃陆澹庵致胞弟,工书画,擅金石,其时与澹庵先生同住于溧阳路那幢洋楼别墅内。

关于这一次“雅集”,在程小青、蒋吟秋与陆澹庵的书信往来中都有提及,陆澹庵的日记年谱中也有记载。程小青还特意在信中关照陆澹庵:“雅集”尽量安排在周五至周日,因为周一、周四有政协学习会,他与周瘦鹃、范烟桥、蒋吟秋都在同一小组,四人“若同时缺席,似不甚妥”。还有,过去跨省活动,都不便也不舍得住旅馆的,这些“鸳鸯派”文人,就经常在一起诗书往还、声气相通。我在陆康先生主编的《澹庵藏札》一书中,就读到许多当年文人间的交游故事,如下即是范烟桥写给陆澹庵的一通短札——

周瘦鹃、范烟桥、程小青、蒋吟秋都是苏州人,五六十年代,他们有苏州文化界“四老”之说。当然,“四老”中以周瘦鹃名气最大,政治待遇也最高,当过全国政协委员,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。然而,“四老”中也属周瘦鹃下场最惨,爬得高,摔得也重,“文革”中备受凌辱折磨,最终不堪忍受而跳井自杀。

再说这次“雅集”,其实是为周瘦鹃、郑逸梅、陶冷月三人称觞祝寿,三人皆出生于二一八九年,其时正好七十大寿,文朋好友以祝寿的名义举行雅集,也属常事。后来这次雅集活动于五月十六日在上海新雅饭店如期举行,范烟桥、蒋吟秋因故请假未出席,其余除上述的几位外,还有严独鹤、平襟亚、朱大可、管际安、徐碧波、沈禹锺等,并有家属列席者若干,由于雅集活动有一张合影保存至今,所以参与者皆历历可数矣。

正是这一帧合影,说来还有一段“插曲”。据陈巨来的《安持人物琐忆》,书中写周瘦鹃的一段也提到了这次“雅集”:原来朱大可朱其石昆仲事先与陈巨来提及,要周、郑、陶三公之公稀之庆办一次“雅集”,陈表示与三公皆老友也,也要参加,朱于是将具体时间通知了陈。后朱其石忽又来告,说周瘦鹃因事滞留于苏,无法来沪,故活动取消了。陈亦深信不疑。可是次年陈巨来偶然在陶冷月家看到了那张“雅集”的合影照片,才知三公的祝寿活动照常,只是自己被诬骗也,心里很不爽。据冷月说,原来是周瘦鹃事先看了出席者的名单中有陈,遂表示陈乃“右字辈”(右派人物)、“淮南归来之人”(劳改农场回来),故不屑为伍,否则将退出“雅集”云云。于是筹办者不得已,只得谎称活动取消,将陈巨来“耍”了一次……

看来文人之雅集,也并非皆是大大喜、大大团圆的故事,如今又是多个多世过去了,个人的是非曲直已无法细究,也不太紧要,权当一则文人段子,姑妄听之罢了。

自如;结字平中求险,险中寓平。内含间透着股静穆古雅之气。行笔一波三折起伏自然,伸缩有度且张力外延。收笔处无过多地内藏作秀,流露出的乃是“外刚内柔”的自然和完美。先生写隶,皆以糊状浓墨作字,其厚度乃近同“白山人”“吴缶翁”。先生虽以糊状浓墨写隶,然笔皆干净爽健,无迟涩愚钝之态,营造出的多为丰富完美的艺术个性。张祖翼书法篆、隶、行、楷各体皆工,行楷书兼有碑意,篆隶成就高于其行草。

张祖翼篆刻师法邓石如。西泠印社柏堂后石坊额上隶书“西泠印社”四字,为其所书。这也足以证明张祖翼在篆刻圈子里的地位。书名印名鼓噪沪上,誉震一时。中年以后,其精心创作的篆隶作品上,有时会有铃一枚白文长方印:“八分一字值百金”。曾有人以为此印是邓石如为张祖翼刻制,实为误传矣。张祖翼生于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邓石如卒于嘉庆十年(1805年),邓石如怎么可能为张祖翼刻印呢?这方印只是反映了张祖翼对自己隶书的自信,同时也是蕴含着当时市场对张祖翼艺术品价值的一种认同。尽管张祖翼的书法在取法上似乎没有多少邓石如的影子,但张祖翼以前秦汉魏为范,是否可以说法他是在更高层次上师邓石如之精髓呢?

张祖翼偶写兰竹,俱有韵致,力充气足,一望便知是书家笔也。从书画同源的角度看,张祖翼在绘画上是有自己的认识的,否则他怎么可以对海派绘画指手画脚呢?更可贵的,是张祖翼在书画创作的同时,还精金石考证及碑版研究。这样在临帖时不忘考证和推敲,常有理论建树之言。所以他著有《磊盒金石跋尾》《集书汉碑范》《磊庵宁游题跋》等金石研究成果,同时还有《清代野记》《伦敦风土记》这样的文史札记、随笔体的著作,表现出一位艺术大家修养和品味。这得益于张祖翼青少年时代跟随父亲求学名师,成年以后或应馆或入幕,以学问走天下,拓展见识,真的做到了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“七一”讲话中,多次强调“不忘初心”。随后,也见到不少书法家、篆刻家书写或钤印“不忘初心”。据说《华严经》有言: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”。其意是告之人们只要坚守本心,就能德行圆满。只要不淡忘人之初时的那颗本心,富有与贫乏都会保留着那颗谦虚与包容之心,拥有“初心”,方可淡然前行。去年底卸任中国书协主席的张海先生说,卸任主席后,自己觉得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,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,始终保持着对创作的激情和对书法艺术的热爱。“不忘初心”是书法家的价值坚守,选择了书法,就应耐得寂寞,一门深入,必有收获。

### 练字从何入手?

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练字不宜从唐楷入手》的文章,在书法圈反响不小。文中说,唐楷只重视用笔结体的规范性而忽略了情感表现,容易扼杀初学者的艺术个性,对青少年而言尤为严重。练字从何入手?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一直存有分歧,有人说从楷书入手,有人说从行草入手,也有人从篆隶入手?笔者倒觉得可以根据个人的阅历和能力而定,选择自己喜欢又容易上手的书体入手可能更佳。至于必须从某种书体入手,可能说得太肯定了。就像有人提出,书法的发展是按照篆隶楷行草发展,为何现在练习书法就不按照这个规律去做呢?

### 群团改革

从去年底至今,上海在进行群团组织改革试点工作,各项改革方案也在逐项推进。不过,笔者更关注的是上海区级文联组织建设,因为基层文联建设关系到基层的文艺创作与发展。面对现实,上海区级文联与北京、天津、重庆的区县文联建设相比较是存在一些差距的,尤其是区县文联的性质与定位问题。记得在2012年有市政协委员就“加快加强上海各区县文联建设”提案,陈述了上海基层文联建设存在的不足,建议有关部门关注基层文联建设。四年过去了,上海区级文联虽然在努力运转,但其文联性质、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笔者期望借此次改革的东风,把基层文联建设落到实处。

### 入展与颜值

近日,朋友在书法大展中获奖,在捧着亮闪闪的奖杯时,有评委问:你师从谁?朋友说:师从谁谁谁。评委说:写得好!严师出高徒。朋友说上次获奖,也有评委问他同样的问题,他说:没有拜过师。随后,评委就对他的作品提出了不少意见,说这里需要努力,那里需要提高,还说:没有老师怎么行呢?朋友有点生发,拜不拜师差别有这么大吗?难怪!省城几次展览都没俺的份。呵呵!“拜师”就像现在说的“颜值”一样,“颜值”高,水平一般,也能入个什么展的。讲“颜值”,实际就是“以貌取人”,作为评委或者组织者还是少以“颜值”评高下,多以“作品”论优劣。

### 主题创作

河南书家方玉杰、史焕全、张青山、张英俊、郝全成在建党节期间,特地到上海陆家嘴美术馆举办“党的光辉照我心”书法主题展。五位书家创作了95件作品以纪念建党95周年,从作品内容看均是围绕此次主题展创作的,而且五体兼备,形式新颖,值得学习借鉴。未来的展览可能以“主题性”的展览居多,怎样去创作?也是书家需要认真思考的命题,这也是时代赋予书家的一种责任。戴小京老师曾语:艺术到底为了什么?如果说命题创作会影响创作状态,政治性的内容会制约水平的发挥,那只能说明书法家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理解得还不够透彻,书法作品不仅要体现在书法艺术形式上,更要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与思想中。

### 罕见与常见

微友转发一篇文章:《(人民日报)罕见开炮,痛批文艺界十大恶俗现象!》笔者读后,总觉得有点不是知味。后来,到网上搜索,发现此文是一篇“旧文”,发表在2011年7月15日。不知为何?那位GG将旧文翻出,误导了不少读者,以为是近日发表的文章。其实,此文是有特定条件的,是有时效性的,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撰写的。而今天的文艺界可以说有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,尤其是在作风建设上的转变与提高。社会发展,人们更需要增强文艺评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,防止“罕见”变“常见”,“常见”以为“罕见”。

### 放下与放开

《中国书法报》刊登了沃兴华老师的文章《谈谈“放下”和“放开”》,读罢对其诠释颇有同感。所谓“放下”是在执着基础上摆脱名利缰锁的束缚,在继承基础上冲破技法规则的限制。所谓“放开”,就是顿悟之后的一种超越,在“得”的同时一种否定与超越自身的“放开”。但是,现实中的书家可能在“放下”与“放开”上往往停留在表态的多,达到一种“表里如一”可能尚需一番功夫。“放下”之意一个关键词就是“把握”着的放下,没有“把握”谈何放下。无论是法家的“放开”,还是佛家的“放下”,都需要一定的毅力与智慧,学会放下,懂得放开,也是书家一种思想境界。前几天,读到庆华兄的创作心得“心自由了,手就自由了”,可谓又一次好的诠释。

### 90. 习书无师时代来临

新世纪之前,中国书家是有严格师承之时代,无师则难书也。彼时之师,手传心授,师品极高,学生对恩师敬仰如父。而如今网络、展览、报刊、碑帖出版等等发达至极,书者完全可以闭门自学成才。以前揣摩书之示范图如入雾中,今打开电脑书法视频,众名家之影像如真人在旁讲解。况且,还可对比众名家之长短,择优而习,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之事。而今众多书家之拜师活动吾以为是学者好师名,师者好势众是也,真正之口传心授时代已无。故如今书家人人皆有师,实则人人皆无师是也。

### 91. 薄书读厚,厚书读薄

古人先哲之书,如《金刚经》《周易》《道德经》《论语》《庄子》等皆薄书也。一语生发出数语,乃至一语思之数载,一生始悟——薄书越读越厚是也;如今之书,印刷精美,图版充斥,洋洋洒洒,看似纵横捭阖,实则发独见者甚少,多老套知识之重复,读之所得寥寥。尤其是当今之护版书画类刊物,定要学会薄读也。

### 92. 书体与医院

楷书如医生,隶书如护士,行书如护工,草书如救护车,篆书如太平间。

### 93. 假字真艺

黄庭坚《砥柱铭》真伪莫辨,正反双方展开激烈争论,至今无结论。细查此帖,笔墨精湛,精神灵动,与黄庭坚行书帖真迹无异,即使是贋品,作伪者亦得黄鲁直之神也,亦为书法之精品也!故从真伪角度论“神龙本”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序》为天下第一贋品也,然千年年来临习不辍——艺真故也。故书家之眼观物乃艺术水平也;鉴定家之眼,作品真伪也。从历史上看,假字存真艺亦高于真字假艺也。

# 海派书家摭谭(四)——张祖翼

初识张祖翼,是因为读到他对“海派”的一段讥讽之词:“……江南自海上互市以来,有所谓上海派者,皆恶劣不可暂住日,宗秦独能取资古人,不随流俗,精进不已,何患不如倪黄耶。”这是张祖翼为吴观岱的绘画作品所写的一则题跋,此题跋为许多美术史学者视为“海派”一词的首次使用。这段话最初见于劳继雄和徐伟达两人合写的“近代上海地区的绘画流派”一文中。关于张祖翼的这个题跋,多是引用于此。劳、徐二人均是文物鉴定专家,他们的说法应该是可靠的。但张祖翼题跋的是吴观岱的哪幅作品?二人的文章并没有说明。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喜欢钻牛角尖,这是我对待学术问题的一贯态度。在一次会议上,我还曾当面请教一位沪上著名美术史家,遗憾的是也没有获得明确答案。张祖翼的这段题跋在幅哪幅作品上不是本文所探究的,本文在意的的是这一题跋透露出一个信息,因为劳、徐二人之文注明张祖翼的题跋写于清代光绪二十五年己亥(1899)。如果此题跋存在,那么此时张祖翼可能已经寓沪。如此推算,张祖翼寓沪时间或许近二十年矣。关于张祖翼的史料记载极少,只是最近才有其同乡学者张耕做《清末书坛大匠张祖翼》一文,但遗憾的是没有提到一句张祖翼在上海的生活和经历。张祖翼所撰杂记《清代野记》无一则谈及书画,也无一涉及沪读记载。张祖翼寓沪的情况,我们知之极少,难怪连《上海美术志》这样地方性的行业史志在“人物”部分都均未收录“张祖翼”条目。《海上墨林》也不过二十余字的简单介绍而已。因此我们只知道张祖翼长期寓居海上,与吴昌硕、高邕之、汪洵,同称海上四大书法家。卒年六十九。

张祖翼是最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清朝名士之一。1883年(光绪九年)至1884年,他远赴英国游历一载,把所见所闻的英国政治、经济、民情、风俗写成诗歌百首,回国后结集为《伦敦竹枝词》《伦敦风土记》等书出版;并以孔孟之徒的眼光看近代英国,以“杨柳青青山水平”的笔调写泰晤士河,使得这些作品异趣横生,为人乐读。《伦敦竹枝词》以“局中门外汉”做笔名出版于1886年(光绪十二年),印数极少,转瞬绝迹。此书得以重见天日,归功于朱自清。1933年2月1日,朱自清按自己“每年只有一个下午”的惯例逛北京厂甸旧书摊,偶然发现了这本业已湮没四十余年的清刻《伦敦竹枝词》,忙不迭买下。在当天日记中,他因此而特记录下“甚喜”二字。同年,著名文化刊物《论语》向他约稿,他从该诗集中选出若干首发表,并附相关书话一篇。钱钟书在《七缀集》中的一条注释中提到:“光绪十四年版《观自得斋丛书》里署名‘局中门外汉戏草’的《伦敦竹枝词》是张祖翼写的”。于是,小范围内的读书人始知《伦敦竹枝词》的作者竟是大名鼎鼎的张祖翼。

张祖翼(1849—1917),字述先,号磊盒,又号磊盒、濠庐。因寓居无锡,又号梁溪坐观老人,安徽桐城人,与邓石如同乡。近代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、金石收藏家。张祖翼出生在江苏无锡荡口镇,荡口张氏家族蕃衍,在当地是有名的大家族,而此张氏是桐城清河张氏外迁的一支,系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长子、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廷瓚后裔,张祖翼是张英第八代孙。桐城博物馆收藏有张祖翼题《观获读书后图》卷,内有张祖翼自题:“先九世祖太傅文端公(张英)有诗云:航稻年年观欢乐,子孙世世读书

声……”之句。桐城清河张氏家谱记载有“祖翼”条目,而且张祖翼的许多作品的款识都写着“桐城张祖翼”字样,可见张祖翼与桐城张氏家族的血缘关系和对桐城的深厚感情。

张祖翼早年即好篆、隶、金石之学。篆书宗石鼓钟鼎,如《大孟鼎》《散氏盘》《毛公鼎》等先秦古器铭文。由于张祖翼取法乎上,没有一点时人的俗套,每一笔篆法都可以从秦汉的文字中找到出处,当然苍浑的笔法是他经年的锤炼所得。笔墨的趣味更是他体会斑驳的碑石、摩崖,还有那青铜古器上锈蚀的文字,所以他的篆书无一笔习气,也没有晚清时期许多书家为追求新面貌的刻意而为,也无一笔滞气,因为他临习的都是古人的精品,直接如秦汉。

张祖翼的隶书师法汉碑、魏碑,笔墨品格皆出于汉魏三代的吉金乐石,属于典型的碑学书法。笔法朴拙提出,锊利若刻,结字方正沉厚,骨肉均匀,有高出超逸之气。张祖翼临碑非常勤奋,有题日记:临孔庙碑一百七十二遍,因此其隶书名气自然相对更大些。张祖翼遍习汉碑,又不主故常。经入汉室,临习经年,方能成就气象。张祖翼的隶书直承汉人《史晨碑》《孔庙碑》《衡方碑》以及各种砖铭文字,摩崖拓本,不拘形式,但却严于选择,他临习唐人行楷极少,但却很少临习唐人以下的隶书,他在选帖时严格地限定在隶书的本源上。他基本上是不临《曹全碑》一路飘逸书风的,其所写隶书结体无扁势,大多去方正之态势。今之所见隶书对联(见图)“博古斋”珍藏,乃先生集汉名碑《礼器》中字。以佳联赏析,应为先生盛年之力作。其笔势写得灵动舒展,燕飞

# 砚边微言(八)

# 不夜斋臆语(二十五)